

当代北京 798 史话

Dangdai Beijing Qijiuba Shihua

当代北京编辑部 编

陈义风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北京
798史话

Dangdai Beijing Qijiuba Shihua

当代北京编辑部 编
陈义风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北京 798 史话/陈义凤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 9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
ISBN 978-7-5154-0333-5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文化产业—产业发展—史料—北京市—现代 IV. ①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4854 号

本书图片为本书作者提供。因时间仓促, 不能完全确定摄影者姓名, 故未署名, 特向摄影者致歉; 并请相应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 与当代北京编辑部联系, 以便支付稿酬及再版时准确署名。联系电话: 010—64872595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姜楷杰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北京雅顿纵横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9 印张 2 插页 插图 75 幅 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编委会

顾 问：陶西平 范远谋

主 编：陶一凡

副 主 编：陶信成 陈德仁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农 许 方 关丽娟 齐敬宁 李建平

宋传信 杨良志 陈德仁 张妙弟 金 汕

陶一凡 陶信成

出版前言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是由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系列中的一种。它以史话的形式，记述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情况，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回顾历史，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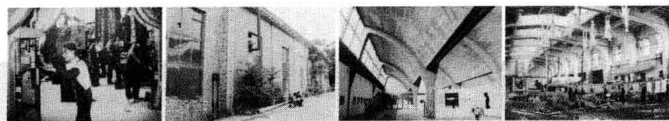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力求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注重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使广大百姓愿意读，喜欢读。这套丛书是已出版的《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的延续和拓展。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了解当代北京人创业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了解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这是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着力探索和追求的一个目标。近几年里，我们尝试着组织编写了一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包括《菜篮子史话》、《米袋子史话》、《餐饮史话》、《居住史话》、《服装服饰史话》、《公共交通史话》、《医疗史话》、《社会保障史话》、《民用能源史话》、《电视史话》、《阅读史话》等，已出版了三十余种。实践证明，这个尝试和努力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当代北京史话丛书》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书是写给读者看的。无论是丛书的内容还是著述的形式，我们都愿意认真听取读者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争取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些、再好些。

当代北京编辑部

2012年4月



CONTENTS

目录

引言 一座工厂与一座城市 / 1

第一章 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 / 11

1952年，建设大军开进毫无工业基础的北京东郊大山子地区。经过三年的建设，一片规模宏伟的厂房拔地而起。德国专家感慨地说：“我们国家还没有这么新这么大的工厂，我们的工厂都很小，厂房破旧，机器设备也是战前遗留下来的，中国的电子工业已经走在我们国家前面了！”

一、社会主义阵营中规模最大的电子工厂 / 12

二、798的工人说：我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 21

三、“文革”中的798 / 28

四、遭遇后工业时代 / 36

第二章 机床锈了，画家来了 / 45

为了创作大型抗战雕像，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隋建国和于凡走进798工厂大院寻找场地。当时798里没有多少人，也听不到机器轰鸣声。让他们惊奇的是这里的车间非常宏伟，高高的房顶，宽阔的开间，墙壁上没有窗户，但屋子里一点都不暗，因为房顶上有一排巨大的窗户，阳光从上面倾泻而下。

一、中央美院的“二厂时代” / 46

二、798回民食堂成了美国人罗伯特的东八时区艺术书店 / 55

三、第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外资画廊进驻798 / 60



四、刘索拉的乐队和“仁”俱乐部的摇滚 / 68

第三章 艺术家与地产商的博弈 / 75

2003 年传来 798 要进行整体规划的消息。按照规划，大山子、酒仙桥一带要大力发展电子工业与电子贸易，至 2005 年底，798 大院将建设高规格的电子园区，引进国内外电子工业巨头，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部分。最让艺术家揪心的传闻是：李嘉诚已经派代表到大山子一带考察。

一、徐勇的时态空间和“再造 798” / 76

二、798 迎来画家“入驻年” / 82

三、艺术家和地产商的博弈 / 89

四、人大代表的公开信 / 96

第四章 798——北京的新地标 / 105

2007 年初，从北京和外省市赶来的艺术家和经纪人，争先恐后地租用和改造空置的厂房。中国普通百姓也对 798 情有独钟，来 798 参观的人与日俱增。有人说：“之所以喜欢 798，是因为 798 能够实现艺术、文化、时尚、生活的一站式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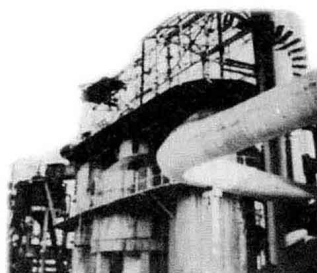
一、艺术不再是少数人把玩的珍宝 / 106

二、798 成了北京城的新地标 / 112

三、798 工人的生活 / 120

四、798 与宋庄和其他原创产业园的勃兴 / 128

主要参考书目 / 138



引言

一座工厂与一座城市



如今“798”可谓声名显赫，这里每天从早到晚都人头攒动，操着各种口音的游客川流不息。尤其是当下的年轻人，去798看画展已经成了一种时尚。可在十几年前，这里却毫无知名度可言，别说外地人，就是很多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不清楚798是什么东西。北京人对大山子、酒仙桥多少有一些印象，但对798却知之甚少，顶多推断它是一个工厂代号，生产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保密产品。

798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神秘的，它安静地矗立在远离北京城区的京顺路南侧，足有一公里长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厂区掩映在法国梧桐的树阴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座工厂是干什么的，生产什么产品，跟北京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798的职工多在酒仙桥、大山子一带居住，那时候的酒仙桥、大山子被大片的农田包围，跟北京城似乎不搭界。

即便住在城里的798职工，他们也不愿意多讲自己工厂的事，问多了往往会报以神秘一笑，说一句“我们是保密工厂”敷衍了事。北京当时几乎所有军工厂都是以数字命名的，比如位于呼家楼和关东店之间的3501，就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军队被服厂，生产各种各样的军服、军帽和被褥；位于白纸坊的北京造币厂出于保密原因也是以数字“541”命名，改革开放后541厂才更名为北京造币厂。

见多识广的北京人对于保密工厂并没有太多兴趣。作为共和国的首都，这里的保密部门和机构多如牛毛，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军



如今的 798 厂区

队大院都是保密单位，门口没有号牌，军人持枪站立，一个保密工厂算得了什么？那时候的北京人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去国营大厂上班，如一机床、首钢、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化工厂、北京玻璃厂……这些工厂距离城区很近（首钢除外），福利待遇好，知名度也高，报纸和广播经常报道。那时候国营大厂的社会地位很高，在国营大厂上班的人能拿到很高的工资，还能分到住房，姑娘找对象都把国营大厂的产业工人当成第一选项。

因此，798 作为保密工厂在社会上没有太多的优势，这里的工人甚至没有被当成产业工人对待，人们把它当成军队的随军工厂，就跟军队的被服厂、皮革厂一样。1970 年，北京城区所有的中学都接到市革委会的通知，初中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而实行就地分配，充实工矿企业和商业单位。消息一出，那些出身好或有关系有背景的学生都去了北京东郊、西郊的国营大厂，而去 798 等酒仙桥一带保密工厂的多



是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初中毕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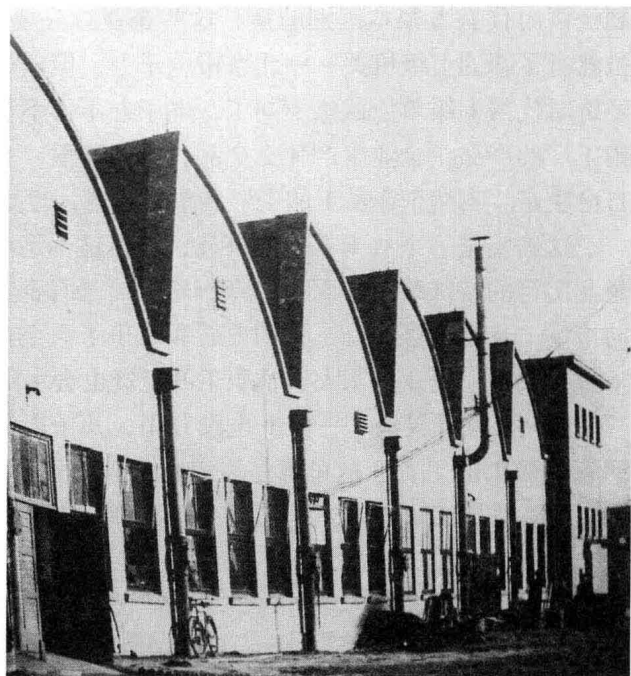
798 不受年轻人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离城里太远。那时候的北京城跟现在截然不同，三环以外就是农村了，有很多菜田和庄稼地，甚至二环附近的一些地方，如西直门外、广渠门、方庄等也有很多生产队，戴着草帽的农民在田里汗流浹背地耕种。酒仙桥、大山子一带已经是四环外了，其荒凉程度可想而知。当时北京的国营大工厂都建在城区的边缘地带，即现在三环路的周边，如一机床、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齿轮厂、北京重型机器厂、北京化工厂、光华木材厂、北京造纸厂、北京酱油厂、北京啤酒厂、北京印刷一厂、印刷二厂等，还有一些工厂就建在二环路周边，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等。

首钢和二七车辆厂是个特例，因为这两个工厂不是新建的，民国时期就已经形成规模，新中国成立后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和扩建，所以这两个工厂由于历史原因而留在了远离城区的“荒郊野外”。798 就不一样了，它是新建的工厂，要不是因为保密的缘故，也不会建在北京的城区边缘。因为当时“机器轰鸣、烟囱林立”是新中国引以自豪的景象，是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体现，许多诗人和作家都在报刊上发表歌颂重工业在城区安营扎寨的沸腾场面。

798 由于保密原因建在了荒郊野外，而且不只是 798，当时很多带有保密性质的电子工厂都建在了远离城区的酒仙桥、大山子、陈各庄、将台路一带，如 700、701、706、707、718、878、774 等。这些工厂当时不归北京市管理，北京的报纸、广播很少介绍它们的事。所以除了在那边上班的职工和家属，多数北京人不知道 798 是个职工人数过千的大工厂，其厂区不仅通火车，还拥有在世界建筑史上声名显赫的包豪斯大斗跨。

虽然 798 等保密工厂在北京市的名声不如那些国营大厂，但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却非同寻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就有 798 等保密工厂的功劳。原子弹和氢弹所需要的很多电子元器件，

当年民主德国援建的
厂房



就是 798 等保密工厂生产的。只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北京的市民无法知道，连厂里的工人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也有酒仙桥一带十几个电子工厂的功劳。至于为总参研制、生产的通信器材和计量、测量仪器，为陆军战车、海军船舶制造的电子元器件，更是多得无可计数。

改革开放以后，798 和酒仙桥、大山子一带的保密工厂渐渐脱去了神秘的外衣，由于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对军队进行了几次大裁军，来自军队的订单锐减，工厂的产能大大过剩，军品转民品成为必然的趋势。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军队有关部门将这些电子工厂交由电子工业部管理，后来电子工业部又将 798 等数十个工厂移交给北京市管理，北京市专门成立了正局级的电子工业办公室，对这些工厂实施统一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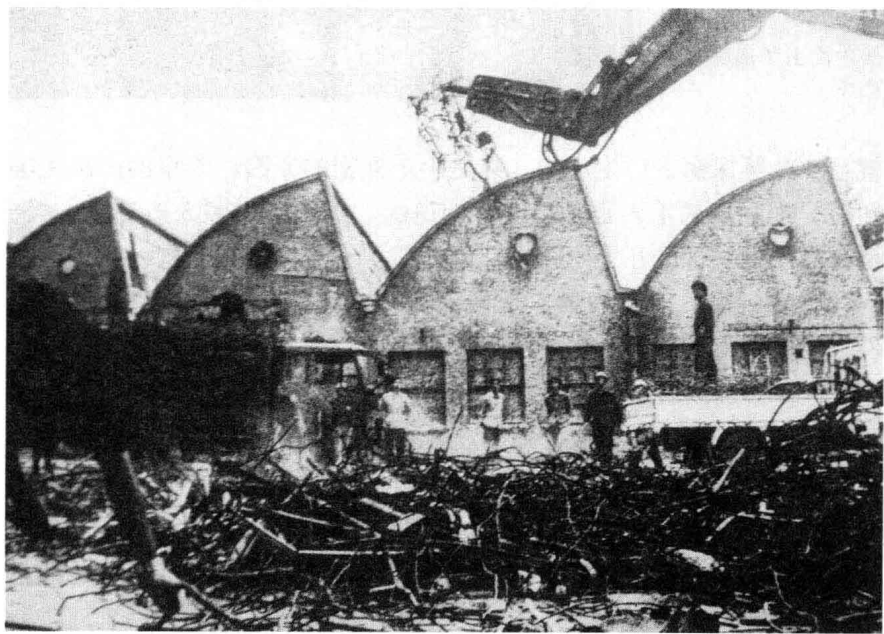
自此，798 和数十个兄弟企业一起融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和计



划经济时代有着根本区别的是，这些企业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虽然有了新的上级机关——北京市电子办，但电子办已经跟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上级单位截然不同了，电子办不再下达生产指令，也不包销工厂的产品，企业生产什么产品，销向哪里，卖多少钱，都由企业自己决定。当然企业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要由企业自己负责。

这确实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挑战，当然这不是对酒仙桥一带的电子企业实行的特殊政策，而是北京市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被政府断了奶推向市场。是骡子还是马，这回要看真本事了。企业挣不到钱就发不出工资，反之，企业挣了大钱，职工的工资也会水涨船高。

798人没有畏惧——畏惧也没有用，几千人需要吃饭，首先要挣回每个职工的工资。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企业必须要有畅销的产品。798原来都是部队订单，自己从来没有跑过市场，现在所有产品都要



陷入困境的798厂

依靠市场来销售。好在军工人有着良好的素养和纪律，厂长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跑市场、跑客户、搞调研、搞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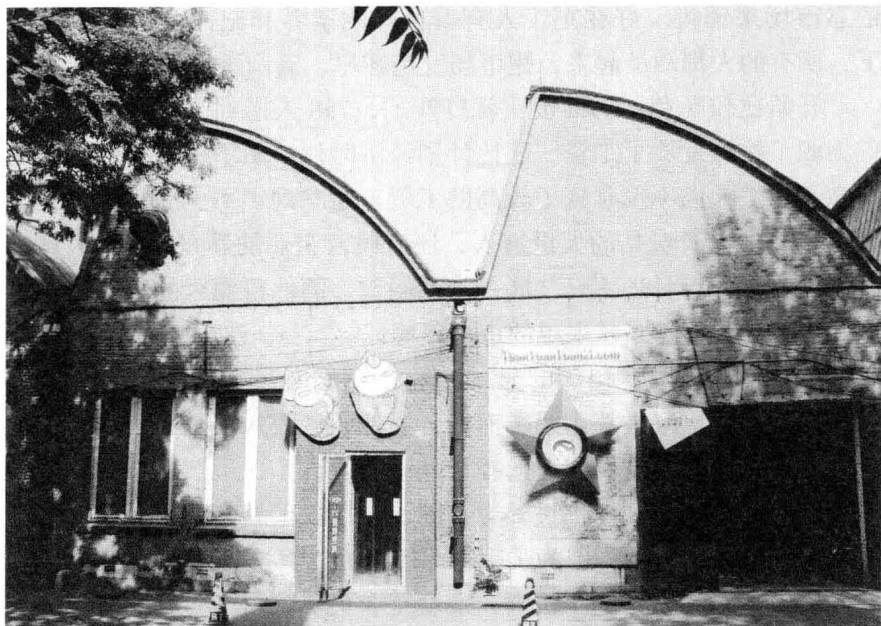
开始比较顺利，局面很快就打开了，798人捞到了第一桶金，不仅为职工按时发放了工资，还比计划经济时代多了不少。福利待遇也提高了，工人们不仅拿到了较高的工资，还拿到了不少的奖金。但后来由于境外电子产品的大量进入，还有民营企业的勃兴，798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而且还不是798一家的问题，酒仙桥地区的数十个电子工厂，都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市场环境。

798人在思考，相邻的兄弟企业也在思考。有的企业选择了硬扛，在艰难的市场夹缝中蹒跚而行，虽然职工收入很少，但保住了工厂和职工的岗位。有的企业选择与外国企业合作，虽然外方的条件很苛刻，所有的核心技术都被外方垄断，工厂成了外商的组装工厂，工人等于在给外商打工，但为了生存只能退而求其次。

这时候798有了一个机会，那就是中央美院由于要搬离城里，一些画家看中了798的老厂房，打算租下来画画用。另外还有圆明园画家村的一些自由职业画家，由于圆明园进行环境整治他们待不下去了，在迁移的过程中这些流浪画家也看中了798的厂房和工人休息间。还有一些来自外国的艺术家，他们嫌城里的房租贵、环境嘈杂，也来到798寻租。

面对难得的挣钱机会，798干部职工百感交集，甚至有些本能的抗拒——虽然闲置的厂房能赚些钱是件好事，但觉得租给画家的事如果传出去，面子上会不太好看：一个曾经叱咤风云、为共和国电子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工大厂，居然沦落到靠收房租来维持生计的地步！另外这也不太合常规，大工厂的厂房被一群画家占用，厂区内摆满了花花绿绿的画板，岂不是不务正业？要是电子工业的同行来租厂房还差不多。

其实这不仅仅798人的顾虑，也是当时政府有关部门的顾虑。因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没有让画家进入大工厂进行创作的先例，工



798 的厂房开始租给画家当工作室

厂变成艺术家的创作区，这多少让人觉得违反常理。多年意识形态的熏陶，使人们当然地认为工业是经济基础，艺术只能从属或依附于经济基础，现在艺术要成为工厂的主宰，这个确实有点不合常规。

但 798 人还是在一番思考之后大胆地迈出了脚步，他们不仅把厂房租给了中央美院的画家，还租给了圆明园来的自由职业画家，也包括来自美欧的外国艺术家。当然这都是低调的，厂方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开了口子以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画商来到 798 租房，而且不限于画家，还有诗人、乐队、期刊杂志、展会、古董商，这些人不仅在这里创作、演出，还携家带口住在这里。于是又引来了经商者，他们在这里开办书店、网站、咖啡馆、饭馆、酒吧、商店、小卖部……

为这里的画家、雕塑家、诗人、歌手、媒体等提供后勤服务。

798 于是成了一个创作和生活设施齐全的艺术基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艺术基地名声越来越大，吸引来大批的参观者。这个时候 798 想低调也不可能了，它成了京城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和充满想象空间的文化现象。报纸和电台、电视台纷纷派记者过来采访，连外国的驻华使馆和外国媒体都派人来此采访。

不管 798 人愿不愿意，它被放到了焦点上烘烤。赞扬、支持的人很多，尤其是在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当然批评的人也不少，甚至要求立即中止和艺术家签订的租房合同，收回厂房搞开发区或商业地产。一时间，798 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首都北京一个不断发酵的群体情绪多棱镜。围绕着 798 的前途和走向，已经安居在此的上



如今的 798 艺术区